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
洵老泉氏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孟子見梁惠王

蘇云一句截住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蘇云鮑切

吾國乎？

蘇云 直諫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提



中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東上

下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荷開搖曳

合

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

蘇云却正就上句分開仁義婉切

而先利，不奪不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用前文，兩段：就段：一

一危一利對立。

上可，却
放注下，
亦法。

蘇云：「
兩句，先
住反，下
分兩段，
此節之引
以釋之，
此者明之
意也。」

蘇云：「此篇務引右當道，得進諫之體。」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針鋒相對，結構精嚴。利在則利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是利必有害，而仁義未嘗不利也；兩下相形，于「何必曰利」之神，逼得更緊更醒。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一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一句。極轉接靈緊之妙。結用前語倒轉，是順逆錯綜法，亦以兩包中間法。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二句一章大旨

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

此節之引書，以明之，而不，實不，此意。

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牝魚躍。提開「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賢者亦樂此乎？」一問，梁王蓋疑賢者未必樂此也；孟子却曰：「賢者而後樂此」云云，就其所欲，引歸正路，用翻釋一層法，妙妙！引詩後，復隱括詩詞，提出「以民力」三字，跌出民情之歡樂；又先將文王之能樂寫透，然後推本偕樂，倒點出所以能樂之故，筆意警動。「偕樂」「獨樂」兩節眼目，「故能」「豈能」亦緊相呼應。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反筆，變化。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河內凶，則

通云：「一云：『文去，却作』」
「勢，却作」
「文去，却作」
「勢，却作」

通云：「一云：『文去，却作』」
「勢，却作」
「文去，却作」
「勢，却作」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蘇云又連一句

蘇云養生

總句，承上。一段，就緒云：「答方上云：波翻作一。二轉一。上作二。開一段。」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盡心」二字，通章著眼處。梁王以救荒爲盡心，孟子故歷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以告之；見王者經畫區處，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不憂乎凶歲，不假於移民移粟，方是盡心。末節極言時政之弊，一則曰「不知檢」，一再則曰「不知發」，一直是全無心肝，何得爲盡？都與「盡心」對針。孟子取譬，無不入妙；眉山父子長於設喻者，皆得

力於孟子也。「秦甲與兵」等喻，語語切當；入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
 次節起處不接梁王口中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無望民多於鄰國」一句，緊承上「鄰國不加少」二句，打轉有力；然先設一喻，方行說出，又不見唐突，妙。
 文章要整齊，又要變化；不違節，疊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節節，疊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章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
 王「何也」一問，分明有罪歲意；「王無罪歲」二句，直應起處。「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多于鄰國而已，收應周匝，亦是加倍寫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

○繳只句，引解起下者若無一，
「，用解只證云。一，結開段文
上一，用二：一，句即下合，作
文句即一句」繳放文，飛此

繳云：「
一句起，」

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前路以擬引起刀，以刀引起政，淺深相形，見虐政殺人，慘同擬刀也

後路以「獸食

「作俑，」低一層跌起，見虐政殺人，甚於獸食作俑也。通篇全用陪襯跌起法。

廬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逗起說來，使主自認其非，

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

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遠說來，皆是此法。「率獸食人」句，語奇而確。「爲民

父母」四字，極鄭重。「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冷，「如之何」三字，極悽婉

，極警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彊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應莫強

分兩段。

孟子：「引證」

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地方百里」二句，通篇轉捩。王只從強弱起見，「如何則可」一問，未免有喪敗之後，難以復振之憂。孟子却橫空落「百里可王」一語，以破其強弱之見，作其有爲之氣；蓋曰王則琅琅報怨，不足言了，亦且快進一層法。王天下在於施仁政，仁政不外教養，「如」字，「可使」字，通節一氣，啊接貫注，筆力雄大；收用長句，更見壯浪。「撻秦楚」句，正與

東敗」「西夷」「三句相應。施仁節在梁主邊寫，奪時節，在秦楚賓邊寫。「陷溺」二句，賓主兩邊紐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挺可撻」相應，法密而力健。末引古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拾奪時二節；「勿疑」二字，繳明可王之意，收結完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蘇云一句答上頓住

千古定論

引喻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轉正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

下兩

苗興

苗植

一語，又兩
句之中，一
句之後，開
○

「王」字一
章上意。

「保民」二
字，一章
上意。

「不」字，一
章上意。
「不」字，一
章上意。
「不」字，一
章上意。

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統住上意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

蘇云引小補天統住上意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

蘇云統王字轉

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蘇云統保民字又轉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

，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

雖以一句反句
明出下數
問無數

古人文字
意在華字
先有解見
羊一未解
牛一乃一
此亦難按
項下猛金
者惟解得
也

是之仁
也，是仁
也，是仁
也，是仁
也，是仁

相與心說
也，是仁
也，是仁
也，是仁
也，是仁

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

蘇云就則上後卻分兩段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

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

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蘇云此段又合

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

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蘇云此段又翻文勢至此已却而不振故必竭之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

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

之，反；以，然乎欲此
看盡天下此反在，上能一易枝承來不句。以覆以善，不之其掌云
他山此。一土結？其本推，心推一上，用，攻開下之必能心推大：
下竊，文轉不，重故能，金足 恩，一亦恩根 擊合故也有推，愛抵一

「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

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

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

文轉變之妙。獨與一。下。接。下。與。宜。緊。密。一。又。總。說。民。善。不。先。節。度。却。緊。一。置。民。善。不。先。節。度。却。緊。一。說。出。不。然。可。以。後。倒。物。一。也。置。心。快。一。不。正。于。也。倒。說。出。不。然。可。以。後。倒。物。一。也。下。不。正。于。也。倒。說。出。不。然。可。以。後。倒。物。一。也。前。又。蘇。下。不。正。于。也。倒。說。出。不。然。可。以。後。倒。物。一。也。五。步。前。又。蘇。下。不。正。于。也。倒。說。出。不。然。可。以。後。倒。物。一。也。用。五。步。前。又。蘇。下。不。正。于。也。倒。說。出。不。然。可。以。後。倒。物。一。也。既。抑。句。更。轉。云。得。快。一。字。以。件。既。抑。句。更。轉。云。得。快。一。字。為。一。說。又。出。法。字。中。達。一。字。然。是。一。則。王。又。出。法。字。中。達。一。字。知。一。為。是。一。則。王。又。出。法。字。中。達。一。字。

，可得聞與？一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

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

耳與？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

王豈爲是哉？一曰：「一否，吾不爲是也。」一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

「若是其甚與？」一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

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

災。」一曰：「可得聞與？」一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爲孰勝？」一曰：「楚人勝。」一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

又二波

愚意齊臣

緊轉有緊起騰落之勢

聖

蘇云：就生波瀾

之至廉之之以誠；願把道，有又，王。不齊不文難於又一欲王，地說之是
聞此云反，大後雄字，忙甚，孟怪，入王測字之是知也，可之先，一也而
上：本無動，心辭針起將一子其，教不，起也，而，其，知所以等時，故
呼下一。說較乃成他，再，殆卻甚，申得便伊，必則已大一句土未話

，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打中意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一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國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正是故明君制民

，神一不：，又而，又使美便道。便又蘇另下一文波處方此蘇一之飽，奔發
 亦該是飽一王道不王道王，能義孟頭轉云起文收注調，到一云至，若腹極
 一舞皆道吾即謂言卻幾悅又使句于說，：。又結至。作保轉：也真抽控化
 篇處精，併云句。笑句；能王，略去方一，是，此一大民，一。文批御，

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
 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
 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
 ，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通篇分五大段讀：首段至「是心足王」，是許王不忍之心，足以保民致王。次段至「謹

仁人又
應上
忍不
怒得
奇字
又將
一食
乃詳
之法
此是
衣角
食肉
仰足
母慈
無戰
俯足
卓序
段與
一應
末二
實見
保其
銀莫
千能

● 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于